



沈剛伯等編著

# 民族英雄及革命先烈傳記

正中書局印行

民族英雄及革命先烈傳記上冊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版初臺月五年五十五國民華中  
版七臺月六年十七國民華中

記傳烈先命革及雄英族民

角二元三裝精價定本基 冊上  
角一元二裝平

(費匯費運加酌埠外)

等 伯 剛 沈 者 著 編  
儒 廉 蔣 人 行 發  
局 書 中 正 刷 印 行 發

維(4870)號九九一〇第字業臺版局 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  
(1000)

局書中正

(CHENG CHUNG BOOK COMPANY)

號廿路陽衛市北臺灣國民華中：址地

(Address :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3821147 : 話電部齊編 3821145 : 話電室理經

3822124 : 話電部門 3821153 : 話電部務業

號四一九九 : 營劃政部

銷經總外海

(OVERSEAS AGENCIES)

司公書圖成集：銷經總港香

號七街海北地麻油龍九港香：處事辦總

3—886172—4 : 話電

店書風海：銷經總本日

地番六五目丁一町保神印區田代千都京東：址地

231—4345 : 話電

店書海東

地番八九町前門中田區京左市都京：址地

791—6592 : 話電

司公書圖成集：銷經總國泰

號233路力華檳谷曼國泰：址地

司公書圖強華：銷經總國美

(Address : 41 Division St., New York, N.Y. 10002 U.S.A.)

司公書圖華英：銷經總洲歐

(Address :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I. England)

司公書圖華嘉：銷經總大拿加

(Address : China Court, Suite 212,208 Spadina Avenu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T 2C2

序

讀之。時萬造莫幹英於上造時勢。年鵠尚莫幹而  
僅改造時勢。且至造或不代產也。只以大莫幹不產而  
之莫幹。既不以影響不代產也。代於大莫幹亦風雨被也。

本以之不挽莫幹。莫幹於此無立。莫幹先烈主六  
朝造。不影響力。後物主。故六外。三令。改取。改。故  
也。至不以。及挽莫幹。與之。原以。迄於。步功。凡十二人。造  
至。又。之。的。十。歲。歲。造。之。二。經。六。二。丈。數。子。手。

朱，諱中興，字伯固，號子厚，南康人。時國學已廢，究  
古，該考烈，無所不至，無能文之才，而有法；該拓疆  
抗敵，既而力主班師，拒成敗，而亦不為清力屈。以  
祀焉，既而知不遺努力。諱中興，字晦以史官者，世  
稱焉。以來學宮宣教之，人咸仰慕和傳。以及神廟  
肇創之初，即上之御禮，上之御禮，及抗英烽之光榮，遂冠  
帝中華。及抗以忠義，亦多有年，而以氣志，  
全不期以守，故立是名。大抗英烽，多其名數之尊。

名也。杭菴始之于我國，為其子少卿之教之者，名菴於今  
已七八十載。嘗學於少卿，又學於其父，而時人以其學教  
之，莫不異於少卿。而其學之最得化裁之也。蓋

亦已不以還今立掌述其平生而杭菴始者，此固  
數乎。唐史中著乎十數人而已也。而予一而被其德。  
於是其家之室，名曰「無譯而宣抽象」，蓋主六經  
之方，尤重於易。古才與之高焉。唐二千言錄序  
後，至崇聖後，記其傳火也，而時為惠厚而莊之。

侯王、舊嘗勸吳、多是收用的、因掌為智勇也。周  
主大約以抗大的政教路、上克逆變、以之而全、不  
亦固自能之更復、藉以延年之望、定而人安於國、  
定志、而安於己。至他日抗美韓、或抗歲暮歲、而  
抗糧也；或立功海內、抗留國也；或立抗侵敵、而  
立功、或立平叛亂之功也。而立功者、皆仰以保其氏、  
抗其家、而吐腥食焉者、人情、庶也。方此一格、若聖也。  
到抗事、而嘗有失、而後悔、所以止於厚父、凡十八、次。

之國創建之有角者，亦多云佛寺而多然。唐始東  
都之興，猶能以是為立之甚矣。其後人既繼之，猶復數年而  
皆無所立。之多全也。故嘗有生少以奇，不若偶者，亦  
以取道者無目的。蓋與宋教仁家錢謹善生相傳  
云，寫於草稿中，未作功底，而得其意於草稿中，亦可見一  
斑耳。蓋唐始立寺，一多以設經文，二多代之以  
之。

宋之解以如法寫之者，始於後主之入，既北草

有志氣，而古今反對者甚多。以壯烈之精神，著及  
於後國人，其才、其才、其才，成之為國人所敬，至能為之大  
事，殊為當之而生矣。

武昌城破，其時在辛亥年正月，清軍之士卒，連杭  
州之保寧縣之人，多以細金充之，金固生也。之  
以善，而保寧縣之士卒，其革故立新，其創  
始之日，其數之確，其事之大，其故，其之為。  
中華民國丙午年正月廿二日，王雲為序。

# 民族英雄及革命先烈傳記

## 上冊

鄭史	秦戚文	岳郭班劉	田勾少	序
成可良繼天子				
功法	玉光祥	飛儀	超秀	踐單
蕭一山	(三六六)			
謝冰瑩	(三一〇)			
趙鐵寒	(三三八)			
王雲五	沈剛伯	黃大受	謝然之	朱際鑑
(一)	(一)	(一四)	(五五)	(一一九)
藍文徵	方豪	蔣復璁	羅時暘	羅時暘
(一四五)	(二五四)	(一八六)	(二七八)	(二七八)

# 少康

沈剛伯

中國在周初即有「區夏」、「諸夏」、「華夏」之稱，彼時用「夏」朝的國號來代表中國，正與後世以「漢」朝的國號稱中華民族一樣，可見夏朝在上古時必是一個文化頗高，政治勢力相當大的國家。

孔子曾說：「殷因於夏禮」，又主張「行夏之時」，這更足證明我國的文化實是胎源於夏。這樣重要的一

個朝代竟未曾留下任何紀載，所謂虞書中的「大禹謨」，及夏書中的「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諸篇都是後人偽造。我們至今還沒有發現過與它有關的直接史料，甚至連間接史料也不多見。這真是一件極不幸的事。在這些殘餘的零星資料之中，却有一樁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便是太康失國與少康中興的事蹟。此事首見於左傳魯襄公四年（西元



少康

前五六九年），魏絳勸晉悼公和戎的那段談話之中。他說：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龍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讖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

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豶；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於過，處豶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豶於戈；有窮于是遂亡。……」

在魏絳講過這番話七十五年以後（魯哀公元年），伍員又引用這個故事來諫吳王夫差，而且對少康的出身和行動談得更較詳細。他說：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縉方娠，逃出自寶，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恭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族，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譖澆，使季杼誘豶，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左氏之後，那位博聞強記的大文豪，三閭大夫，在他的離騷中也一再提到這個典故。他引往事以諷懷王，說：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他謀國之忠，窮而不變，雖在放逐之中，仍欲廣求賢能以中興楚室，求如宓妃，簡狄者而不可得，乃想

「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這直是認爲二姚大有功於少康之帝業，可以媲美英、皇了。屈子把他滿腹憤懣之氣發洩於「天問」之中，亦曾提及澆被殺的經過，說：

「唯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墮厥首？女歧縫裳，爰同館止，何顛易厥首，而親自逢殆？」

這是說澆和他的嫂嫂，女歧，同室雙棲，適逢少康夜獵，至其處，遂襲而殺之，併誅其嫂。這段很戲劇化的描寫與左傳所載不合。於是今本竹書紀年乃調停二說，而巧爲之詞，在少康使汝艾謀澆之後，加上下列一段：

「初浞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歧，寡居。澆強圉，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歧爲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歧也。澆既多力，又善走；艾乃畋獵，放犬逐獸，因嗾澆顛隕，乃斬澆以歸於少康。於是夏衆滅浞，奉少康歸於夏邑。」

今本竹書紀年所載多襲取他書，往往諸說雜陳，互相矛盾。其爲他書所無者又率空洞無據，誠如王國維氏所說，乃「「無用」、「無徵」之書。所以上述「浞娶純狐氏」一條未必可信。不過關於「澆伐斟鄩，大戰於灘，覆其舟，滅之」那一條，似乎可靠，大可當作左傳之補充資料。因爲「天問」上有「覆舟斟鄩，何道取之？」的話，論語也有「奡盪舟」之言（奡、澆同音，「奡」即是「澆」。「盪舟」舊解爲「陸地行舟」，未免太不近理，自然應釋爲「覆舟」），均可視爲竹書中此條之旁證也。

古本竹書紀年之爲戰國時魏國之紀年史，是無可置疑的。它對於夏朝自太康以至少康時代的大事，

有如下的紀錄：

「太康 太康居斟鄩，乃失邦。」

「仲康

「相 后相及位，居商邱。元年，征淮夷，畋夷。二年，征風夷及黃夷。七年，于夷來賓。相居斟灌。」

「少康 少康卽位。方夷來賓。」

前言「失邦」，而以後却始終不提復國之事，當係竹簡殘闕之故，固不能因此而遂否定其他各條之真實性也。

史記的作者當然沒有看到過汲冢殘簡，但他所寫的夏朝帝系却與竹書全同；不謀而合，自然是兩俱可靠。夏本紀中說：「帝太康失國，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爲帝中康。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太史公不敍太康失國的經過，而使少康復國的事旁見於吳世家；這種自亂體例的寫法當然是他的疎略之處。後來張守節作「史記正義」，特引「帝王紀」補之，洋洋四百字一段文章說得元元本本，似甚詳盡，其實只是將左傳上的兩段聯成一篇，并沒有旁的新資料，現在就不必轉述了。

以上所引都是間接史料，然而這些間接史料我認爲是可信的。其理如下：

一、春秋、戰國之世去古未遠，各國所藏官書尙多完好；彼時士大夫所見到的典籍自然有許多是後

人無法知道的。他們說的、寫的東西，我們不能因為不明其出處，或不得其真解，遂一概加以懷疑。

二、自殷墟發掘出許多直接史料以後，已證明商書、楚辭、史記所載的商朝歷史大致可靠。既如此，則夏書、楚辭、史記所有關於夏朝紀載也應不至於全不可信。

三、殷墟遺物已充分表現出極精美的藝術，很複雜的社會組織，及相當進步的文字。這絕不是一種草昧初開的民族在三、四百年內所能一手創造成的文化。它必定前有所本。所本爲何？則孔子「殷因於夏」的話便是正確答案。

四、大禹謨及夏書諸篇確是偽書，但不能因此遂將五子須于洛汭之事一筆抹煞。大抵偽書不外兩種——因原書已佚，乃僞造以冒充古書者，及假古人之名以自抒懷抱者。前者的文章是假的，而事情却絕非完全虛構，因為古來本有此書。後者的議論是作偽者所杜撰，但是他所借用的題目及所託的古人必是眞的。若連題目同古人的名字都是憑空虛構，勢將無法騙人，此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也」。向使管仲治齊，商鞅佐秦之時，在政治、經濟上不會有過新的設施，則世上何至有人要僞造管子、商子一類的書？如果蘇武同李陵未嘗在匈奴結下一段深厚的友誼，後人又何苦要假造那封「李陵答蘇武」的長信？這難道不是理之至明嗎？平情而論，真史料中常有長篇累牘的假話，而偽書中却未必就沒有一些真的史實。真中有假，假中帶真，似真實假，似假反真；古、今史料大抵如斯！考辨的工作有時要從米中淘稗，有時却要沙裏揀金，以一概百，是足以誤事的。

我們既認為前面引用的資料可信，就不妨根據它們來作進一步的研討，看當年的夏朝究竟是怎樣的。

一種政治局勢，那所謂失國、復國又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封建制度的完全樹立，大概是周朝的事，以前似乎只有割據的事實，并無分封的制度。古人但說禹在即位之初，即「頒夏時於邦國」、「會諸侯於會稽」，從未提到他有大封宗室及功臣的舉動。可見所謂夏時的諸侯，如有窮，有鬲，有虞，有仍等，都是在禹稱帝以前便已存在的一些政權。就是那與夏室同姓的斟灌、斟鄩，也并非夏朝所封，而是早和夏并存的兩個小國。像這樣多的小國密集於今日河南、山東兩省之內，足見夏朝的政治局面實是一個典型式的「城邦」時代。夏的本身也只是彼時許多城邦中的一個，傳到禹的時候，他的勢力擴大，被稱爲帝，正如西亞古代一大羣城邦中常有所謂「王中之王」一樣。禹之得躋帝位，似乎未用武力，或許真如傳說所講，因爲治理河南境內的黃河，收到功效，受到各小國的擁戴，因而得到他前任虞帝的禪讓。孟子對萬章所說「暴之於民而民受之」那段話很值得我們細加尋思，因爲他以「朝覲」表示各諸侯、貴族的態度，用「獄訟」、「謳歌」來形容一般平民的情緒，正與一切古代民族選戴新君的方式情形一模一樣。這是戰國時代所絕對不會有的政治行爲，孟子又何從得到這樣與事實完全巧合的一種假想？他必有所據，始出此言；可惜他不會說明出處，而我們今天又無法得到直接資料，可加以證明耳。

這樣徒擁高名而很少實力的皇帝統治一大羣壤地相連，主權完整的城邦，當然是「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舉措稍有不慎，便會被人推翻。所以太康因出獵過久而被羿所拒，以至失國，并不足奇。不過他只是失國——失去夏朝的都城——安邑一帶的地方，而并未喪失天下。因爲他仍有力量保持着皇帝

的尊號，傳之於其弟仲康，再由仲康傳之於相。相稱帝約二十餘年，纔爲寒浞所殺。他們兩代、三帝轉徙於鄆、灌、商邱一帶至少也有四十年左右，絕非純粹寄人籬下的一個流亡政府。試看他們還能對淮夷、風夷、黃夷等蠻族用兵，便可見尙有相當的實力，足以行使一部份皇帝原有的威權；特猶不能進攻強敵，光復故土耳。

自齊桓、晉文藉尊周之名以成霸業而後，春秋時的士、大夫幾莫不曉然於君臣之義，上下之分，而尤以史官之筆爲嚴正不阿。乃左傳記羿拒太康及澆殺帝相時所用的筆法，却絲毫不會含有貶斥的意味，對羿、對相，同尊爲「后」，曰「代」、曰「伐」，不分君臣。整篇記載所用的詞句完全是對兩個平等集團交戰的寫法，可見城邦型的「諸夏」在春秋時代的人們心目之中，是說不上有中央、地方之別的。所以他們對於那些曾經稱過帝的政治人物一律沿用其固有名號，毫不加以褒貶，縱令同時有兩個皇帝，也在所不顧。這與從前西亞，兩河流域間的蘇末諸城邦領袖更迭稱帝，或同時稱帝，而白諾撒斯（Berosus）作史時，一概用其原來的頭銜，正是一樣。孔穎達作「春秋正義」，也說：「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依斟灌、斟尋，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足見唐人是承認羿、相同時稱帝爲當時實情的。但是古人對寒浞的看法却未嘗加以寬容。浞殺羿而繼其位，且繼續擴張勢力，終於破鄆、滅夏，在彼時所有城邦之中，應該是個極強盛的政權，他本人自必竊大號以自娛；然而從來無一紀載尊之爲帝，或是稱之曰后。這自然是因爲他曾經受羿之恩，作羿之相，既已確定君臣之分，便不應有篡弑之舉；不稱其位而直書其名，蓋已深貶之矣。至於澆之據過，得諸其父，且與帝相本無隸屬關係，恃強興兵，亦